

类型学视野下的选择性疑问代词研究

——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为例*

陈滢竹 乐 明

[提要] 本文考察发现 59 种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具有选择性疑问代词。与普通疑问代词不同的是,选择性疑问代词表示在“有定的范围,不定的对象”中进行选择的语义,这符合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共性。不同语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差异。由于需要表达“有定性”,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采用词形和形态方式区分选择性疑问代词与普通疑问代词。此外,有些语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通过标记“数”和“格”体现形态变化。句法上,本文考察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暂没有发现采用语序移位的方式,均保持原位;部分语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可以作论元。

[关键词] 选择性疑问代词 少数民族语言 有定性

引 言

对特指疑问句的跨语言研究表明,特指疑问主要通过疑问代词来表示,并且大多数语言普遍存在一类询问“选择(selection)”的疑问代词(Cysouw 2004)。然而,在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网站 WALS (Dryer & Haspelmath 2013),目前还没有与选择性疑问代词(selective interrogative pronouns/pronominals)相关的数据。近年来“选择性疑问”在汉藏语系语言的相关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有些论文描写了一些语言或方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或做了跨汉语方言的比较(赵燕珍 2009;盛益民 2014;王健 2017),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选择性疑问代词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询问“选择”的这一类疑问代词本质上都具有“选择性”或“指别性”,与“有定性(definiteness)”相关。虽然当前大多数研究认为疑问代词与“不定性”关系更为紧密,但是选择性疑问代词问的是一个前提范围中的具体对象(刘丹青 2008),或者是一个封闭集合中的选择(Idiatov 2007),它与普通疑问代词(general interrogative pronouns/pronominals)的关键区别在于其“有定性”,而这一区别常常被忽略。从人类语言共性的角度看,“有定性”对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壮语词汇的计量语言学研究(17BYY182)”的支持。初稿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描写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年会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广西汉语方言土语描写研究学术研讨会(桂林 2017.11)”、“语言研究新视野”高端论坛(百色 2017.11)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及相关领域学者特别是吴福祥、洪波、覃凤余、吕嵩崧、盛益民、郭鑫等师友的指教。文中调查例句主要来自:阿尔斯兰(西部裕固语),阿拉腾苏布达(蒙古语),向课书(邕宁壮语),肖昉(马山壮语),吴满香(三江侗语)。谨此一并致谢!文中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一个语言的句法结构（Croft 2003）和语法结构（徐通锵 1997a、b）都有深刻的影响。从认知层面来看，发话人决定说什么和怎么说，需要对有关信息在受话人脑海里的认知状态做出判断（陈平 2016）。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语义上对疑问代词询问“选择”和“非选择”做出明确的区分，探索选择性疑问代词的“有定性”及其表达方式。

本文拟从共时层面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选择性疑问代词的语义界定、语义功能和表达方式做一个系统的考察。首先对《中国的语言》（孙宏开等 2007）所记录的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进行梳理，其次对部分语言的疑问句和疑问代词进行考察，并从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及论文集等补充必要的材料。我们的考察共涉及 130 余种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最后发现，其中 59 种含有表示“选择”的疑问代词，详见表 1。

表 1 中国境内有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①

语系	语族	语言或方言	数量
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仓洛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纳西语、堂郎语、末昂语、毕苏语、卡卓语、土家语、白语（赵燕珍 2009）、苦聪话（常俊之 2009）、卡多话（赵敏 2009）、阿依语、崩尼—博嘎尔语、载瓦语、浪速语、仙岛语、波拉语、纳木依语、藏语（倪大白 1982）、彝语（翟会锋 2011）、羌语（王保锋 2017）	23
	侗台语族	侗语、傣语（罗美珍 2008）、临高语（梁敏 1997）、毛南语（Lu 2008）、茶洞语、黎语、普标语、木佬语、蔡家话（胡鸿雁 2013）、壮语（陈芳 2010；吕嵩崧 2014）、村语（欧阳觉亚 1998）、傣雅语（邢公畹 1989）	12
	苗瑶语族	炯奈语、勉语、苗语（余金枝 2010）、瑶语（李星辉 2004）	4
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	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西部裕固语、维吾尔语（力提甫·托乎提 2012）	6
	蒙古语族	蒙古语、达斡尔语	2
	满一通古斯语族	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朝克 2009）、鄂伦春语、赫哲语	5
南岛语		巴则海语、赛德克语、回辉语	3
南亚语		克蔑语、莽语	2
混合语		唐汪话、扎话	2

一 选择性疑问代词的语义界定

选择性疑问代词和普通疑问代词的区别关键在于“有定”和“不定”（刘丹青 2008:416），询问的内容是否有一定的范围，即是否可根据上下文或共享信息推知有一个确定的（前提）范围。如果有（前提）范围，就是选择性疑问代词；如果没有（前提）范围，就是普通疑问代词。根据疑问代词询问对象的外延或内涵（钟华 2012），以及其询问的范围是否隐含着一个有定集合，是否针对这个有定集合中的一个不定成员（陆丙甫、徐阳春 2003），也可以判断该疑问代词是否为选择性疑问代词。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汉语的“哪”。

有定范畴的主要语法意义是“可辨识性（identifiability）”（Lambrecht 1994；Bhat 2004）。

^① 表中凡未列出来源的语言或方言，均引自《中国的语言》（孙宏开等 2007）。

它是一种认知属性,即如果发话人认为受话人可以将某个事物从同类的事物中辨识出来,它就具有“可辨识”这个认知属性,否则就是“不可辨识”(Chen 2004; 陈平 2016)。由此看来,选择疑问与有定范畴“可辨识性”的核心概念相契合,当发话人认为受话人可以从同类事物中辨别出某项或多项事物时,就会使用选择性疑问代词向受话人提问。

我们以南部侗语三江话为例,来看看普通疑问代词和选择性疑问代词语义的区别。例(1) a 所问无确定的前提范围,是“谁”拿走我的钱并没有隐含有定集合。而例(1) b 中,前提范围确定,即“她的多个孩子中”,并且发话人认为受话人有能力从“她的孩子中”辨认出那个更好的孩子,具有“可辨识性”。

南部侗语三江话:

- (1) a. nu:² tɕi:² sin:² jau:² pai:¹ ja:⁶? 谁 拿 钱 我 去 语气词 谁拿走我的钱?
 b. la:k¹⁰ mau:⁶ tu:² nhu:¹ koi:¹ ni:¹ ja:⁶? 孩子 她 个 哪 好 一点 语气词 她的孩子哪个更好?

上例问的是人,我们再来看询问事物的例子。如矮寨苗语,例(2) a 所问 qo¹dzur² “什么”无确定的前提范围。但是例(2) b 中,前提范围确定,根据该例可以推测发话人和受话人认知中或眼前有“若干个碗(装着某种物品)”,发话人也认为受话人有能力辨别出属于自己的一碗(物品)。

矮寨苗语(余金枝 2010:59):

- (2) a. qo¹ dzur² ni:⁶ mən² naŋ³? 什么 是 你 的 什么是你的?
 b. a:³ tɕe:⁵ tɕi:¹ ni:⁶ mən² naŋ³? 一碗 哪 是 你 的 哪一碗是你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选择性疑问代词询问的语义介于有定和不定之间,通常是有定范围内不定的对象。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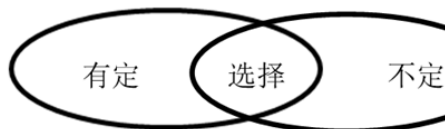


图 1 选择性疑问代词的语义界定

二 选择性疑问代词的语义功能

尽管当前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选择性疑问代词的研究所用术语不统一,比如有“别择”(贝罗贝、吴福祥 2000)、“抉择”(吕叔湘 1990; 王海棻 2015)、“指别”(陆丙甫、徐阳春 2003)以及“选择”(邵敬敏 2010; 赵燕珍 2009)等,但其核心功能都是表达询问“选择”。下面我们将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具体例子来看选择性疑问代词如何表达在有定范围内的不定对象。从认知层面上看,发话人使用选择性疑问代词时,判断受话人具有从这些对象中辨识出一个或多个对象的能力。这些对象,可以是人、物、时间,也可以是地点。

例(3)蒙古语用 ali “哪个”表示选择,问的是班级这个相对封闭集合中的对象,发话

人认为受话人可以从这个集合中辨别出一个“求婚对象”。例(4)为马山壮语,发话人用 tak⁸γau²“哪个”询问有定范围内的人,有定的集合包括“老大”和“老二”两个对象。

蒙古语:

(3) ter angin ali ohinoos orogguih boi? 他向班上哪个女生求婚?

他 班里的 哪个 女孩 求婚 疑问助词

马山壮语:

(4) tak⁸tai⁶cau⁵tak⁸nei⁶, muŋ²jak⁷au¹tak⁸γau²cau⁵muŋ²pai¹?

老大 跟 老二 你 要 哪个 跟 你 去

老大和老二,你要哪个跟你去?

例(5)为三官寨彝语,对于发话人来说询问的对象有两个,因此是有定的,但具体哪一个却是不定的,用 a³dɿ¹lɿ²“哪个”来询问。例(6)是村语的例子,该选择性特指问句用 san⁵“哪”询问一个有定范围内的某本书。

三官寨彝语(翟会锋 2011:48):

(5) nɿ¹lɿ²ʔao¹dzu²nɔ², thi³a³dɿ¹lɿ²lɿ³? 两个都好吃,他要哪一个?

两个 都 吃 好 他 哪个 要

村语(欧阳觉亚 2009:188):

(6) mɔ⁵ki²hiat²san⁵(tsi⁴)buən³sɔi¹? 你将买哪一本书?

你 将 买 哪 一 本 书

选择性疑问代词可以询问时间,如例(7)邕宁壮语用 lai²“哪”询问下周末具体的一天。

邕宁壮语:

(7) a²te²jə¹tsou⁴nɿŋ²lai²ma¹? 爸爸下周末哪天回来?

爸爸下 周 天 哪 回来

例(8)为靖西壮语,句中 tɕi²“哪”表示询问选择,询问在靖西这个地界范围内,哪个地方的艾草最好吃。例(9)中,发话人认为受话人具有辨别能力,在内蒙古这个有定的范围内能够辨别出一个雨水最多的地区。

靖西壮语(吕嵩崧 2014:297):

(8) jəu⁵tsəŋ³li⁵tei⁶tɕi²na³ŋai⁶nai¹kin¹hat⁷tau²? 靖西哪个地方的艾草最好吃?

在 靖西 地 哪 艾草 好吃 第一

蒙古语:

(9) ovor mongoliin, ali gajar boron elveg boi? 在内蒙古,哪里的雨水最充沛?

内蒙古 哪个 地区 雨水 多 疑问助词

三 讨 论

由上文分析,我们明确了选择和普通疑问代词的语义有明显的不同,如何用选择性疑问表达“有定性”,不同语言有不同选择。有的语言采用与普通疑问代词同形的表达,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语言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具体表现在词形和形态等方面。此外,虽然中国境内语言大多为分析性语言,形态变化不是特别丰富,但不等于没有,特别是北方阿尔泰等语系的语言有数的概念和格的区分,其选择性疑问代词也存在一定的形态变化。同时,选择性

疑问代词在句法上是否通过特定方式来表示“选择”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下文我们首先讨论区分选择性疑问代词与普通疑问代词的方式，其次分析其形态的变化手段，最后从句法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区分选择和非选择的方式

1. 词形方式

词形上，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是在非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基础上，加上数词“一”，同时交换语素的位置而形成的。例如矮寨苗语，若没有前提范围，询问人的疑问代词为 tei^1le^1 “谁”，如例（10）a；若询问“有定”范围内的人，则需要加上 a^3 “一”，并且交换 tei^1 “哪”和 le^1 “个”的位置，构成 $a^3le^1tei^1$ “哪个”，如例（10）b。

矮寨苗语（余金枝 2010:58-59）：

- （10）a. $tei^1le^1ləŋ^3za^3?$ 谁来了？
 谁 来了
 b. $u^1le^1za^6ku^3, a^3le^1tei^1khəŋ^5qa^5bu^4?$ 两姐妹，哪一个肯嫁他？
 两个姐妹 一个哪肯嫁他

矮寨苗语 tei^1 “哪”可以与其他成分组合询问处所或者时间等，表示“选择”均需加上 a^3 “一”，并且交换 tei^1 “哪”和量词的位置。

2. 形态方式

形态上，本文所涉及的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区分疑问代词的选择性和非选择性：音位交替和重叠。

音位交替主要指超音段音位如声调的变化。高坝侗语的选择性疑问代词 $nəu^1$ “哪”加量词，可以询问人、地点等。如例（11）a，表示在有定范围内问人用 $nəu^1$ “哪”。而询问非选择时，高坝侗语用 $nəu^2$ “谁”，如例（11）b，与选择性疑问代词仅仅在声调上有差别。

高坝侗语（石林 1986:45）：

- （11）a. $ta^1pai^1jan^2nəu^1?$ 岳父去哪个人的家？
 岳父 去 家 哪
 b. $i^6ei^5nəu^2?$ 谁在那里？
 那里 是 谁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也有通过重叠的手段来区分选择和非选择疑问代词。比较典型的是，属于南岛语系的巴则海语不是在一定范围内询问人时用 ima “谁”，而当需要在一个有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时，则需要将 ima 重叠，用 $ima-ima$ “哪一位”来表示（孙宏开等 2007:2208）。

（二）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形态变化

1. 数标记

数量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语义属性，但不是所有语言都有“数”范畴。有研究显示，汉语“哪”这类要求在“同类事物中加以确指”的选择性疑问代词通常需要标示其数量特征（石毓智 2003）。我们发现少数民族语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也有表示数量特征的现象，常见的标记手段有两种：词缀和重叠。

第一类是通过在选择性疑问代词上加词缀的方式。例如西部裕固语询问“人或事物”的单数形式 $gaysi$ “哪个”，其复数形式是根据元音的不同加入不同的后缀 lar / ler 等，即 $gasilar$ “哪些”（钟进文 2009）。再如鄂温克语表单数的选择性疑问代词 $iggu$ “哪个”，表示复数时

加后缀 *thon*，变为 *igguthon* “哪些个”，如例（12）。

鄂温克语（朝克 2009:251）：

（12）Mini nanda əkkisəl igguthon addar doolo bifin ?

我 皮子 裤子们 哪些个 箱子 里 有

我的那些皮裤子在哪些箱子里呢？

第二类是通过重叠的方式表示复数。例如藏语拉萨话可以重叠 *kha¹³pa⁵⁵* “哪里”表示复数，见例（13）。

藏语拉萨话（倪大白 1982:250）

（13）*thə¹³zi⁵³kha¹³pa⁵⁵kha¹³pa⁵⁵te⁵³pa⁵⁵?* （你）今天都到哪些地方去了？

今天 哪里 哪里 去 了

2. 格标记

格标记在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以及藏缅等语族语言中较常见。例如，西部裕固语的选择性疑问代词有完整的一套格变化，变化规则基本跟普通疑问代词一致，详见表 2。

表 2 西部裕固语选择性疑问代词格变化

格	单数	复数
主格	<i>gaysi</i> （哪个）	<i>gaysiler</i> （哪些）
领格	<i>gaysiniŋ</i> （哪个的）	<i>gaysilerniŋ</i> （哪些的）
向格	<i>gaysika</i> （向哪个）	<i>gaysilerye</i> （向哪些）
宾格	<i>gaysina</i> （把哪个）	<i>gaysilerna</i> （把哪些）
位格	<i>gaysinde</i> （在哪个）	<i>gaysilerde</i> （在哪些）
从格	<i>gaysinden</i> （从哪个）	<i>gaysilerden</i> （从哪些）

再如羌语，表示选择的 *na²* “哪（个）”需附加受事格标记 *to¹*，见例（14）。

羌语（王保锋 2017:134）

（14）*na²phu²na²-le¹-to¹ tehe²na²?* 你要哪件衣服？

你 衣服 哪-件-受事格 要 疑问句标记

（三）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句法特征

在句法方面，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选择性疑问代词在疑问句中的位置，是否需要移位；二是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句法属性，即是否可以独立作论元。

1. 移位

根据 Greenberg（1963）提出的语序普遍现象，疑问代词位于句首的语言，其陈述句以 VSO 为优势语序，然而陈述句以 SOV 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则没有这条共性。WALS（Dryer & Haspelmath 2013）的数据表明，中国境内大部分语言的疑问词都是非强制前置型。国内相关研究也认为，汉藏语系有很多语言的疑问句都采用与陈述句一致的语序（Luo 2016），也就是说，不需要把疑问词放在句首（陈妹金 1993），即不需要移位。但是，以上总结并非特别针对选择性疑问代词在特指疑问句中的位置。

通过查阅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主要是 SOV 及 SVO 语序）相关材料，我们发现，选择性疑问代词在这些语言特指疑问句中的位置也是非强制前置的，即基本处于句法原

位。这说明上述类型学文献的总结对选择性疑问句具有普遍意义。

彝语是 SOV 语序,从三官寨彝语特指疑问句的例子来看,其选择性疑问代词没有发生移位,见上文例(5)。维吾尔语的基本语序也是 SOV,其选择性疑问代词的位置也是属于句法原位,见例(15)。

维吾尔语(力提甫·托乎提 2012:172):

(15) Därs qaysi sinip-ta öt-ül-di ? 课是在哪个教室上的?

课 哪个 教室-时位格 上-被动-过去

苗语是 SVO 语序,矮寨苗语表示询问“选择”的疑问代词位于句首,没有发生移位,因为“哪个”是句法主语,句首是其原本的位置,见上文例(2) b。

2. 句法属性

从疑问代词的字面义看,“指的是代替名词的疑问词,这可以看作是最狭义的疑问代词”(刘丹青 2008:419)。但是选择性疑问代词还可以是疑问形容词和疑问副词等,因此其在句中具体的属性还需要放在具体的语言和实例中验证,特别需要从两个方面考察其属性,即是否独立作论元以及是否作定语。本文所考察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既能作独立论元又能作定语的疑问代名词;另一类不能作论元,只能作定语修饰或限定名词的形容词性疑问词。

有些语言或方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可以独立作论元,在主句中作主、宾语等论元成分。如靖西壮语,例(16) a 中 toi^2 “哪”可以作宾语;也可以作形容词(定语)修饰名量短语,见例(16) b, toi^2 修饰 man^3 “村”。矮寨苗语的选择性疑问代词可以作论元,见例(17);也可以修饰名词,见例(2) b。这种情况与英语的 *which* 相似, *which* 也可以自由单独作论元(如 *Which do you like?*)或作定语(*Which book do you like?*) (刘丹青 2008:420)。

靖西壮语(吕嵩崧 2014:100、302):

(16) a. kei^5 pai^1 toi^2 ? 现在去哪儿?

这 去 哪

b. $man^3lau^2wa^6man^3te^1tu^1?o:k^5kən^2$, $man^3toi^2lai^1kwa^5?$

村 我 和 村 他都出 人 村 哪多过

我们村和他的村都出人,哪个村出的人多些?

矮寨苗语(余金枝 2010:86):

(17) $mən^2qa^1tei^1mən^4$? 你去哪?

你 到 哪 去

还有一些语言或方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不能单独作论元,只能算专门的形容词性疑问词。例如三官寨彝语选择疑问代词 $a^3dɿ^1$ “哪”不能单独充当论元成分,需加量词,上文例(5)中加量词 lx^2 “个”,例(18)中加量词 $tʂho^3$ “种”。

三官寨彝语(翟会锋 2011:48):

(18) $m^3lu^2a^3dɿ^1tʂho^3gɔ^2lɔ^1nɔ^2ndzu^2$? 哪种办法增产最多?

办法 哪 种 增产 多 最

综上,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区分选择性疑问代词和非选择性疑问代词的方式各有异同,其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形态变化和句法特征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差异。具体情况见表3。

表 3 区分选择和非选择的方式、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形态变化和句法特征

语系	语族	区分选择和非选择		形态变化		句法特征	
		词形方式	形态方式	格标记	数标记	移位	论元
汉藏	藏缅	+	+	+			
汉藏	侗台		+				+
汉藏	苗瑶	+					+
阿尔泰	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			+	+		
南岛			+	+			+
南亚					+		+
混合				+	+		

四 结 语

本文发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确实存在选择性疑问代词表示询问“选择”语义，并且广泛分布在 59 种语言或方言中。初步明确了询问“选择”这一语义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一特征符合世界上大部分语言的共性。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选择性疑问代词的进一步探索，将为周边语言及方言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我们从类型学视角，通过跨语言比较，专注于中国境内主要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选择性疑问代词，在语义方面将选择性疑问代词和普通疑问代词区分开来。区别“有定”和“不定”在语法和认知上都十分重要，选择性疑问代词询问的内容介于“有定”和“不定”之间，即“有定的范围，不定的对象”，可以询问人、事物、时间和处所。

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在表达“有定性”的方式、形态变化以及句法位置和属性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区分选择和非选择的方式上：汉藏语系的藏缅、苗瑶语族采用词形的方式；藏缅、侗台语族和南岛语系采用形态方式。选择性疑问代词的形态变化：阿尔泰语系和混合语既有格标记，也有数标记；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及南岛语系有格标记；南亚语系有数标记。句法特征方面：本文所讨论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包括 SOV 语言和 SVO 语言，没有将选择性疑问代词移位到句首的；汉藏语系侗台、苗瑶语族的选择性疑问代词既能作独立论元又能作定语，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的选择性疑问代词可以作论元，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的选择性疑问代词暂无发现独立作论元的例证。上述研究结果主要基于目前收集到的有限语言材料，可以为后续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田野调查及理论探讨提供基础数据。

参考文献

[1] 贝罗贝、吴福祥. 2000.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中国语文》第 4 期。
[2] 常俊之. 2009. 《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 朝 克 D. O. 2009. 《鄂温克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陈 芳. 2010. 《巴马壮语语法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 陈妹金. 1993. 《汉语与一些汉藏系语言疑问句疑问手段的类型共性》，《语言研究》第 1 期。

- [6] 陈平. 2016.《汉语定指范畴和语法化问题》,《当代修辞学》第4期.
- [7] 胡鸿雁. 2013.《蔡家话代词系统探析》,《民族语文》第6期.
- [8] 李星辉. 2004.《湘南土话与湘南瑶语的接触和影响》,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9] 力提甫·托乎提. 2012.《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梁敏. 1997.《临高语研究》,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 [11] 刘丹青. 2008.《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2] 陆丙甫、徐阳春. 2003.《汉语疑问词前移的语用限制——从“疑问焦点”谈起》,《语言科学》第6期.
- [13] 罗美珍. 2008.《傣语方言研究(语法)》,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4] 吕叔湘. 1990.《吕叔湘文集》(第1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5] 吕嵩崧. 2014.《靖西壮语语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6] 倪大白. 1982.《藏缅、苗瑶、侗泰诸语言及汉语疑问句结构的异同》,《语言研究》第1期.
- [17] 欧阳觉亚. 1998.《村语研究》,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 [18] 邵敬敏. 2010.《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19] 盛益民. 2014.《吴语绍兴柯桥话参考语法》,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 石林. 2014.《侗语代词分析》,《民族语文》第5期.
- [21] 石毓智. 2003.《汉语的“数”范畴与“有定”范畴之关系》,《语言研究》第2期.
- [22]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中国的语言》,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3] 王保锋. 2017.《萝卜寨羌语语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4] 王海棻. 2015.《古汉语范畴词典·疑问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5] 王健. 2017.《汉语方言中的选择疑问词——共时类型和历时演变》,“第三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年7月15-16日.
- [26] 邢公畹. 1989.《红河上游傣雅语》,北京: 语文出版社.
- [27] 徐通锵. 1997a.《有定性范畴和语言的语法研究——语义句法再议》,《语言研究》第1期.
- [28] 徐通锵. 1997b.《语言论: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29] 余金枝. 2010.《矮寨苗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0] 翟会锋. 2011.《三官寨彝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1] 赵敏. 2009.《墨江哈尼族卡多话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2] 赵燕珍. 2009.《赵庄白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3] 钟华. 2012.《汉语疑问焦点语义、语用特征探析》,《海外华文教育》第4期.
- [34] 钟进文. 2009.《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35] Bhat, D. N. Shankara. 2004. *Pronou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6] Chen, Ping.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2, No. 6: 1129-1184.
- [37]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8] Cysouw, Michael. 2004. *Interrogative words: An exercise in lexical typology*. Bantu grammar: description and theory workshop 3. ZAS Berlin, 13 February 2004.
- [39] Dryer, Matthew S., and Haspelmath, Martin. 2013.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https://wals.info/>.
- [40]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oseph H.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pp. 73-113. London: MIT Press.

- [41] Idiatov, Dmitry. 2007. *A Typology of Non-Selective Pronominals*. University of Antwerp PhD. Dissertation.
- [42] Lambrecht, Knud.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3] Lu, Tianqiao. 2008. *A Grammar of Maonan*. Boca Raton: Universal Publishers.
- [44] Luo, Tianhua. 2016. *Interrogative Strategies: An Areal Typ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Selectiv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China's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HEN Yingzhu and YUE 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a survey of more than 130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or dialects in China, finds that selectiv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SIPs) are used in 59 of them. These SIPs, quite different from general interrogative pronouns (GIPs), express the selection of certain entity/entities “within a definite range”. This is a universal feature shared by th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and many other languages in the world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To convey such semantic meaning of “definiteness”, some minority languages or dialects use SIP forms distinct from GIPs, while others use SIPs derived from GIPs through morphological inflection. Additionally, some have SIPs morphologically marked for number and/or case. In terms of syntax, most minority languages or dialects examined keep SIPs “in-situ”, while only a few are found to have SIPs functioning as arguments in questions.

[Keywords] selectiv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definiteness

(通信地址: 陈滢竹 530200 南宁 广西中医药大学
乐明 310058 杭州 浙江大学)

【本文责编 吴雅萍】